

世界文学名著 · 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

第三辑

三剑客

下



金城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CHINA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

三 创 客

下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世界文学名著·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

第三辑

三剑客

下

(法) 大仲马 著

王伏萍 译



金城出版社

第二十八章 归 途

达达尼埃听了阿多思这段令人怵目惊心的隐情后，过了良久，神志才恢复过来；看来阿多思没有和盘托出，还有所保留，以至于使达达尼埃对有些事还想不明白。这个故事是一个完全喝醉酒的人讲给一个半醉的人听的；达达尼埃两三瓶勃艮第葡萄酒下肚，酒意上头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，可次日清早醒来，脑子里却清晰地记着阿多思的逐字逐句。好像是阿多思一边说一边刻在达达尼埃的脑际里一样深刻。内心的迷惑迫使达达尼埃力图把事情弄得一清二楚，便走向阿多思的房间，盘算着怎样再提起这个话头；但进门时发见阿多思的神态特别淡然，这意味着此时此刻无人再比他更智慧灵敏、更令人难以琢磨了。

但是，他和达达尼埃握手后，就开诚布公地摊牌了。

“亲爱的达达尼埃，昨天我喝得太多了，”他说，今早起床，舌头似乎还很滑，脉搏的节奏也很快，我敢下赌，昨晚我一定胡言乱语了。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留意达达尼埃。达达尼埃被他看得别扭起来。就张嘴说道：“不对吧，我印象中您都是闲话家常。”

“噢！您这样讲反而使我糊涂了！我还以为从我嘴里吐露了一件凄楚的事情呢。”阿多思盯住年轻人，仿佛要透视其内心。

“讲句真话”达达尼埃说：“昨晚我大概比您还不醒人世，否则我怎么全然不知呢。”

这句话对阿多思毫无作用，他继续说：“您肯定也觉察到了，亲爱的朋友，各有醉状，或忧伤，或冲动；而我就属于前者。只要酒劲袭来，尽说些凄凉悲惨的事，全怨我那个傻乎乎的奶娘，在我小时候动不动就给我讲这故事。我相信这是我最大的不足，除此而外，我这个人的酒品尚好。”

阿多思说这些话时神情自若，至使达达尼埃不得不改自己的看法。

但达达尼埃并不善罢甘休，依旧要弄清事情原委，于是，探性地说：“噢！难怪我在梦境中似乎想到一个被吊死的人之鬼的事。”

阿多思脸色惨白，装出几分笑意，说：“啊！您看，我已经猜到了，我老是梦见吊死的人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我想起来了，对，说的是……让我再想想，好像是……是一个女人的事。”达达尼埃继续说。

“您看看，”阿多思脸色差点铁青，“就是这个很长的故事，我那个金发女人的故事，讲到它我已经稀里糊涂了。”

“没错，就是，一个金发女人，长的很美，高高的个儿，蓝蓝的眼睛。”达达尼埃说。

“是的，最后被吊死了。”

“是她丈夫把她吊死的，是您相识的一位领主，”达达尼埃死死地盯着阿多思，继续说下去。

“噢！您看我都做了些什么！喝醉酒就满口瞎说真够误事的，把朋友都害了，”阿多思晃动一下肩膀说，显出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，“我再也不能喝醉了，达达尼埃，您应该知道这个习惯有多么恶劣，真的！”

达达尼埃沉默不语。

突然，阿多思换了话题：

“哦，您带给我一匹马还没感谢您呢。”

“您满意吗？”达达尼埃问道。

“当然满意，不过我觉得这种马不能行远。”

“那您可想错了；不到一个半小时，我骑着他就跑了十里路，感觉就跟在圣絮尔皮斯广场蹁跹一样。”

“真的吗！您要是这么说，我可有点遗憾了。”

“您遗憾什么？”

“把它卖掉了。”

“啊？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：今早六点钟，我就起来了，当时，您睡得很香甜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；昨晚喝醉了，头脑不清；我就下楼了，在店堂正看见那两个英国人中的一个在马贩子手里买马。就走过去，看他用一百皮斯托尔买一匹深栗色的马。我就跟他说：‘老兄，我也正准备卖匹马。’

“‘是匹好马，’他说，‘我见过它，昨天是您朋友的仆从牵着的。’

“‘您看它值不值一百皮斯托尔？’

“‘当然值，您打算按这个价格卖给我吗？’

“‘我想咱们应当来个赌注。’

“‘您与我赌这匹马？’

“‘是的。’

“‘怎么个赌法？’

“‘掷骰子。’

“我们赌了一场；结果我输了。噢！后来又把马铠赢回来了。”阿多思说。

达达尼埃面露怒色。

“亲爱的朋友，您对此事儿冒火吗？”阿多思问。

“真的我生气了。”达达尼埃说“假如哪天打仗，只有凭这匹马，人家才能辨识我们；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信物。阿多思，这件事您办得可不应该。”

火枪手接着说：“唉！亲爱的达达尼埃，您身临其境地为我考虑一下呀，那阵子我心情郁闷，另外，说心里话，我也不欣赏英国马。行了，马鞍足以使让人家认出我们；它有多么醒目呀。要说马不在了，肯定可以想出个理由吧！喏！或者说它死了，或者说它生了鼻疽。对，就说是皮型鼻疽吧。”

达达尼埃依然神情严肃。

“看您呀！真把这牲口视为珍宝啦！对不起啦，我的故事还没结束呢！”阿多思继续说。

“您还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一下抛进去，九点对十点，又输了这匹，我又想到了您的那匹。”

“噢！我猜您一定把握住了自己，没去做吧？”

“才不呢！我想到做到。”

“哎哟！”达达尼埃快急死了。

“这一把，又输了。”

“我的马就这么输掉了？”

“是呀！您的马，七点对八点，相差一点……有句话怎么说的？”

“没错！阿多思，您现在神情恍惚。”

“亲爱的，昨晚您应该给我讲不要讲那个毫无生气的故事，现在已晚了。反正我输光了所有的马具。”

“太过分了！”

“是您还不理解吧，我的赌兴没发作时，运气极佳；反过来，就如醉酒一样，赌兴发作我就……”

“您都快光杆了，哪有赌资呢？”

“有呀！朋友，咱们还有您手上那枚光彩夺目的钻戒呢，它昨日就映入我的眼帘。”

“钻戒！”达达尼埃慌忙用手捂住戒指叫喊起来。

“我估算这枚戒指值一千皮斯托尔，我不是外行，因为我买过几枚戒指。”

达达尼埃被阿多思吓得死去活来，厉声说“您曾经提到过这枚戒指吗？好像没有。”

“亲爱的朋友，恰好相反；我有必要提醒您：这枚戒指是我们最后的赌注，咱们要靠它赢回咱俩的马、鞍辔，还有咱俩的路费。”

“阿多思，此事令人不可思议！”达达尼埃痛苦地说。

“所以呀，我跟我的对手讲到了这枚戒指，他也注意到这一点，。亲爱的，一颗天星被您戴在手上了，喏，您千万别把它藏起来呀！”

“老兄，您快说呀！您这么慢吞吞的非把我急死不可！”达达尼埃不无担忧地催促他快说。

“我们把这枚戒指分为十份，每份算一百个皮斯托尔。”

“喏！原来您在捉弄我？”达达尼埃怒不可遏就像《伊利亚特》中雅典娜抓住阿喀琉斯的头发那样揪住了他。^①

“我并非闹着玩！我希望你能眼见为实，这两礼拜我闷在地窖里见不着一个德军，整天与酒瓶为伴，全成了傻样。”

“这些能算是你拿我的钻戒去赌的借口吗？”达达尼埃抽筋似地握紧了一只拳头。

“您听我讲完。每把一百个皮斯托尔，我们只赌十把。到第十三把，就全都输光了。十三把！十三这个数字对我太不吉祥了，七月十三日乃是……”

“去见鬼吧！”达达尼埃从桌边跳起来咆哮着，发生在晴天白日的故事迫使他忘却了昨晚的故事。

“您别冲动呀！我自有打算。早上我看见那个英国人跟格里莫讲过话，想让格里莫去当仆从。这是格里莫告诉我的。我觉得那个英国人有些奇怪。于是，我就跟他赌格里莫，把这个沉默寡言的格里莫也分成了十份赌注。”

“哈哈！赌格里莫！拿他当赌注！”这次达达尼埃被逗得开怀大笑。

“您已经清楚了，是把值一个杜卡顿^②的格里莫作赌资！就凭这十份赌注，我赢回了钻戒。坚持不懈是个美德，您承认吗？”

① 源出古希腊诗人荷马（约公元前九世纪）《伊利亚特》这部史诗。

② 杜卡顿：旧时欧洲许多国家通用的一种银币。

“嗨！可真是巧极了！”达达尼埃放下了心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我一看运气来临，毫不犹豫地又把钻戒押上了。”

“啊哟！你这家伙！”达达尼埃马上变了脸。

“您的鞍辔和马，我的鞍辔和马都赢了回来，然后又输光了。简单说吧，我还是赢回了您的鞍辔，然后是我自己的。这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，所以就作罢。”

达达尼埃长吁了一口气，好似有块石头落了地。

“这么说，钻戒还是我的？”

“完璧归赵！朋友。还有您的骏马和我的那匹马的鞍辔。”

“我们没有马了！”

“我有个良策。”

“阿多思，您不要让人提心吊胆？”

“允许我先讲，达达尼埃，您是不是久未赌过了？”

“是，可我不愿去赌。”

“不，不能这样说死。您好久没赌了，手气一定特别好。这是我的想法。”

“手气好又能怎样？”

“您听我说嘛！那个英国人和他的同伴还没走呢！我看到他后悔输掉鞍辔。您又舍不得您那匹宝贝马。我要是您，就拿那副鞍辔去赌那匹马。”

“只有一副鞍辔，他才不赌呢。”

“我不可像您那么小气，去就把两副都拿来！”

“这话算数？”达达尼埃迟疑地问，他已悄然地被阿多思的自信感染了。

“当真，赌上一把。”

“马已经没了，我一定要保住鞍辔才对。”

“那就不用钻戒去赌呀。”

“哦！不行，绝对不行。用钻戒，毫无用处呀！”

“嗨，有了！”阿多思说，“实在不行，您可以拿布朗谢去赌

呀！我已玩过此招，那个英国人八成不干了。”

“说真的，亲爱的阿多思，我宁可什么也不赌。”达达尼埃有些退怯了。

“实属遗憾呀，”阿多思不动声色地说“那个英国人富得可以在皮斯托尔里翻跟头。我的天，您就去试一把嘛！就一会儿的时间。”

“要是我输了呢？”

“您保证赢。”

“如果输了呢？”

“那就把那两副鞍辔送给他们呗。”

“好吧！就去玩一把。”阿多思在马厩里找到了那个英国人，他正面对两副鞍辔眼热呢。这可是个好时机。两副鞍辔赌一匹马或一百个皮斯托尔，由他挑。这是阿多思提出的条件，两副鞍辔值三百皮斯托尔，英国人当然很精明，当场敲定。

达达尼埃战战兢兢地掷下骰子：三点；他紧张得脸煞白，阿多思也紧张起来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伙计，您这一把可掷得够惨的；二位，你们的马有鞍辔了。”

那个英国人有点得意忘形了，乃至于不愿把骰子在手裡摇晃，只是抓起来就一扔，心想：一定会赢；达达尼埃背转身去，不愿意让人见到他颓落的样子。

“看啊，你们看啊，快点看啊，这把骰子掷得可真够绝的，我平生只目睹四回：两点！”阿多思心平气和地说。

英国人一下变得呆若木鸡，达达尼埃却眉飞色舞起来。

“没错”阿多思接着说“就目睹过四回，第一次在德·克雷基先生府上；另一次在我的乡间别墅，……那会儿我还有别墅；第三次是在德·特瑞威尔先生府上，那回他一着惊四座；最后一次是在一家小酒店里，这个点数被我掷着了，我输掉一百金路易，外加一顿晚餐。”

“行了，先生，您赢回了您的马。”英国人说。

“当然了。”达达尼埃说。

“那您不想再来一把了？”

“咱们已事先约定好：一把定输赢，您不会忘记吧？”

“当然不会忘，我把马交给您的仆从。”

“请等一下，先生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同我的朋友讲句话。”阿多思说。

“悉听尊便。”

阿多思把达达尼埃拖到旁边。达达尼埃不明其意：“劝人赌博的先生，您还想做什么？您不会让我再赌一把吧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我只想让您思考一下。”

“有什么可思考的？”

“您想拿回那匹马，不是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您就错了，若是我，就拿那一百个皮斯托尔；您很清楚：两副鞍辔赌一匹马或一百皮斯托尔，随您挑的。不是吗？”

“我当然很清楚。”

“若换了我，我就拿一百皮斯托尔。”

“嗯，我得拿回那匹马。”

“我重复一遍，您错了；咱们两个人，要一匹马有何用？我无法骑在您的身后，咱俩就像缺少了两个哥哥的埃蒙两兄弟^①。您骑上这匹骏马与我潇洒前行，我会变得非常尴尬。因此我痛快地去拿一百皮斯托尔，回巴黎时，咱们总要开销吧！”

“阿多思，对不起，我还想拿回那匹马。”

“我的朋友，您这就不对了，一匹马会失蹄、绊伤关节、还会和一匹生鼻疽的马同吃草料；所以拿一匹马就相当于损失了一百皮斯托尔；马需要他的主人饲养好，而一百个皮斯托尔却

^① 埃蒙四兄弟：中世纪武功歌中常有的形象，他们有匹神马叫巴亚尔，可能同时驮着四兄弟飞跑。

能够喂饱其主人。”

“但是咱们如何返回呢？”

“反正人家一看咱们的神气，也知道咱们是身份高贵的人。就骑仆从的马吧。”

“对，阿莱米斯和波尔托思骑着高头大马活蹦乱跳，而咱俩骑着瘦矮的小马，那种景象，不好看才怪呢！”

“阿莱米斯！波尔托思！”阿多思说着，大笑不止。

“怎么啦？”达达尼埃说道，他不知道阿多思为何大笑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继续说咱们的事。”阿多思说。

“您的打算是……”

“达达尼埃，是拿下那一百个皮斯托尔，有了它，咱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花到月底；您不觉得咱们疲劳极了，也该放松一下了吗？”

“要我休息？哦！不可以。阿多思，我回到巴黎以后，就去找那个可怜的女人。”

“那也好，您认为那时一匹马比脆响的金路易还顶用吗？我亲爱的朋友，拿下这一百个皮斯托尔吧，一定要拿下一百个皮斯托尔！”

说实话，达达尼埃就想给自己找个台阶。他觉得这个理由是再好不过的了。何况，再这样犟下去，恐怕阿多思会认为他非常小气了；所以，他选择了一百个皮斯托尔，那英国人立即就付给他了。

剩下来的事就是重返归程了。与店主人商量妥了：多付给他六个皮斯托尔，另外还包括阿多思那匹老马。一切就绪，达达尼埃和阿多思分别骑着布朗谢和格里莫的马出发了，而那两个仆从则把马鞍顶在头上徒步前进。

虽然两位朋友的马起不了太大作用，还是赶在两个仆从的前面先期到达克雷夫格尔。他俩能远见阿莱米斯心事重重地倚

在窗上，像盼望安娜姐姐^①归来那样举目四望那滚滚黄尘。

“喔！阿莱米斯！您在干什么？”两位朋友向他打招呼。

“噢！是您哪，亲爱的达达尼埃！您好吗，亲爱的阿多思，我正思忖着，人世间的好东西为什么往来迅速呢？”年轻人说道：“我的那匹英国马刚才跑远，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了，只看见一片黄尘。世上的一切都是昙花一现，这是生活的反映。‘过去是’，‘现在是’，‘将来是’三个词就是人生之喻。”

达达尼埃已经隐隐约约地猜到几分了。就问：“您这是何意？”

“唉！这就是说，我刚刚做了笔赔本的生意：一匹马才卖了六十路易，看它跑得轻快，我猜它一小时跑五里地，应该没问题吧。”

达达尼埃和阿多思捧腹大笑。

“亲爱的达达尼埃，”阿莱米斯说，“请不要抱怨我：需要不是法律；我已经遭受不幸了，因为，那个卑鄙的马贩子至少骗了我五十个路易，嘿！对了！你们可真会算计，骑着仆从的马，让他们牵着你们的好马慢慢地走回来。过于精明了吧！”

此时，在通往亚眠的大路上，出现了一辆货运马车，等到走近停下以后，从车上跳下来格里莫和布朗谢，他俩顶着马鞍，这辆货运马车回巴黎时放空，车主同意他俩搭乘，但是沿途的酒钱必须由他俩支付。

“怎么搞的？”阿莱米斯见这般景象，大惑不解，随即问道：“怎么只有马鞍？马呢？”

“现在您还不明白呀？”阿多思反问他。

“伙计，咱们可是不谋而合呀！我也不知为什么，鬼使神差般留下了那副鞍辔，噢，巴赞！把我那副马鞍也取过来，和两位先生的摆在一起。”

^① 安娜姐姐：法国著名童话作家贝洛写的《蓝胡子》中的角色。

“您是如何把那两位神甫支开的？”达达尼埃问。

“亲爱的，他们在第二天晚上来赴宴。噢；对了，这儿颇多佳酿；我老是劝酒，把他们劝醉了；结果才有意思呢，那个本堂神甫不答应我离开火枪营，耶稣会会长恳请我让他也入伙。”阿莱米斯说。

“不要论文喽！不要论文喽！我要求取消论文！”达达尼埃高呼道。

“从此，”阿莱米斯接讲下去：“我过起了自得其乐的生活，我正在创作一首单音节的诗，这首诗挺不好写的，不过愈难愈有意思嘛，是描写爱情的，我先把第一段读给您，大约要读一分钟，共有四百行。”

“亲爱的阿莱米斯，听我说一句，”如果说达达尼埃对拉丁文一窍不通，让他深感头痛的话，那么，他对诗歌的感觉也差不多，所以，他打断了阿莱米斯的话，说道：“短小和难写都是长处，我看您的诗已经具备两个长处啦。”

阿莱米斯补充道：“它还抒发了纯真之情。噢！伙计，快要回到巴黎了吗？太让人高兴了！我整装待发，又能见到傻大个波尔托思了，你们不明白我有多想他。恐怕给他一个王国他也不会把马卖掉的，他骑在鞍辔齐整的骏马上一定很威风，就像蒙古大王公一样。噢！我都有点等不急了。”

他们休息了一小时，也让几匹马歇歇脚；之后，阿莱米斯结清账，又打发巴赞跟他的两个同伙一起坐上货运马车，一行人就出发了，去与波尔托思会合。

到达那里后，只见波尔托思已经能起床了，脸色也比达达尼埃上回见到他时好看多了。此刻，他正坐在一张桌子前准备就餐。虽说是他一个人吃饭，但桌上摆的菜肴足够四个人吃，有讲究的扎肉，上等的葡萄酒，还有新鲜的水果。

“啊哈！”他见朋友们都到了，赶忙起身相让，“三位老朋友，你们来得太好了，见到你们我真高兴，快请坐，一起吃吧。”

“嘿嘿！”达达尼埃说：“这些酒该不是穆斯克通用绳索吊上来的吧，哇！还有嵌膘小牛肉片和菲利牛排……”

波尔托思说：“我得滋补身体呀，还有什么比这讨厌的韧带扭伤更害身体的呢？阿多思，您扭伤过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，我在费鲁街干架时挨过一剑，过了两个星期，胃口恢复得跟您现在完全相同。”

“亲爱的波尔托思，这么丰盛的晚餐总不是为您单独操办的吧？”阿莱米斯说。

“对，本来我在等周围的几位绅士，可他们刚派人通信说他们不能来了；你们来了，正好代替他们，反正我无所谓。穆斯克通，拿椅子过来，再吩咐老板添酒！”

吃了十分钟后，阿多思忽然发问：“我们在吃什么，你们明白吗？”

“我吃的是虾嵌小牛肉。”达达尼埃回答。

“我吃的是菲利羊肉。”波尔托思回答。

“我吃的是鸡胸脯肉。”阿莱米斯回答。

“各位，你们都错了，你们吃的是马肉。”阿多思最后答复。

“啊哟！”达达尼埃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

“马肉？”阿莱米斯一副作呕的怪相。

惟独波尔托思沉默不语。

“对，马肉。波尔托思，你告诉我们是不是马肉？是不是马铠也一锅烧了？”

“没有的事，各位，鞍轭我可留下了。”波尔托思抬起头，轻声说。

“嗨！咱们都相差无几，”阿莱米斯像遇到了知音，兴奋地说：“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。”

“我有什么办法？”波尔托思说：“到我这儿来的客人，看见我这匹马，都嫌自己的马寒碜，我可不想让人家总这么没面子。”

“还有哇，您的公爵夫人是不是一直在温泉没回来呀？”达

达尼埃问。

“老是在温泉呀！哦，我今天准备请的绅士中有一位是镇长，当时他看见我这匹马时，眼睛都红了，所以，我干脆就把这匹马送给他了。”

“送给他？你有没有搞错？”达达尼埃沉不住气，眼睛都瞪圆了。”

“哦！天主！对呀，这不是相当于送给他！”波尔托思解释说，“因为这匹马最少也值一百五十个路易，可那个吝啬鬼只给我八十路易。”

“马鞍不算在内？”阿莱米斯询问他。

“当然不包括马鞍啦。”

“各位，你们也都看见了，”阿多思说。“咱们几个人中，就数波尔托思卖的价钱最高。”

一阵哄笑叫好声，把可怜的波尔托思弄得摸不着头脑；大家把哄堂大笑的原因对他说了以后，他也由着性子纵声大笑，笑得都喘不上气来了。

笑过之后，达达尼埃问：“这么一来，咱们都富啦？”

“我可例外啊！”阿多思抢先声明，“我认为阿莱米斯的西班牙红葡萄酒味道不错，就让人往咱们仆从的马车上装了六十瓶：这下子我的钱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去处。”

阿莱米斯接着阿多思的话，说：“至于我，我把最后一个子儿都给了蒙迪埃蒂的教堂和亚眠的耶稣会了；我还有意做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必要的布置，让他们给我和在坐各位做了几场弥撒。你们想想，这可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的，各位，我对此毫无异议。”

“我呢，”波尔托思说，“你们想扭伤是不是就不花钱啦！还有穆斯克通，他的伤口每天得请外科医生会诊两次，那医生硬说这傻瓜挨枪子儿的地方，应该是让药剂师看的，我一下子就付了两倍的出诊费；为此，我吩咐这傻瓜下次挨枪子也要换个

地方。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”阿多思对达达尼埃和阿莱米斯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，说：“我们看出来，这个可怜的仆从真够幸福的，遇到您这么一位好主子。”

“总而言之，”波尔托思接着说“我把所有的花销付清以后，就剩下三十来个埃居了。”

“我还有十来个皮斯托尔，”阿莱米斯说。

阿多思说：“行啦，我们貌似富有，像克雷絮斯。各位，让我们看看达达尼埃那一百皮斯托尔还留下多少吧。”

“一开始我就给了您五十个皮斯托尔，我哪里还有一百个皮斯托尔？”

“有这么回事吗？”

“当然有！”

“噢！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了。”

“给客栈老板六个。”

“那老板顶不是个东西了，您为什么给他？”

“哇！这可是您让我给的。”

“您的心肠真好。行了，直接说还有多少吧。”

“二十五个皮斯托尔，”达达尼埃开始报数。

“我还有，”阿多思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几板辅币，“我……”

“您，您蹦子儿没有啦。”

“可不吗，就算有几个子儿，也用不着记到总账里了。”

“现在，数数咱们的财产吧，波尔托思？”

“三十个埃居。”

“阿莱米斯？”

“十个皮斯托尔。”

“您呢？亲爱的达达尼埃？”

“我有二十五个皮斯托尔。”